

治镜录集解

【清】
隋人鹏
辑

【藏书导读】

《治镜录集解》为清代隋人鹏撰。隋人鹏,字芸阁,莱阳人,雍正十一年撰成是书。《治镜录》为清遂州张运青撰,隋人鹏见此书首载《当官功过格》,其中凡有利于民者务兴,有害于民者务去,条分缕晰,璨然具备。最后还附《县令箴》、吕叔简《祥刑要语》,二书皆简易警切,尤其是吕书“叮咛告诫,淳复不置,诚足为临为之宝鉴。”于是对此书加以集解,先讲解每一条的内容,然后举出与此内容有关的实例,予以具体说明。此集解可谓有理论又有实例,有较强的说服力,确实便于为官者参照效法。特别是《祥刑要语》一书,对慎重用刑提出了很多有实用价值的实例,这对我们今天立案、审案亦不无参考价值。

徐树兰古越藏书楼曾藏有此书。

【名家导引】

中国古来的私家藏书楼多秘不示人,专为一己所私用。由徐树兰创办的浙江绍兴古越藏书楼却因为是以私人之力创办公共阅书楼,而在中国藏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徐树兰(1856-1918),字仲凡,号检庵,浙江绍兴人。他为了振兴中华之积弱,兴贤育才,决心以私人之力筹办供公众阅览的藏书楼。1895年,徐树兰独家捐白银1000余两,在绍兴偏西购地一亩六分造起一座四进楼房,将自己所藏的经史书籍全部捐入楼内,又买进大批西学书籍,共10万多卷。至1906年建成后,便捐为绍兴郡公有,供绍兴全郡人士观览。徐氏还每年提供常经费1000元。古越藏书楼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一扫历来藏书楼的一味“存古”,注重“开新”,不只收藏传统的

经、史、子、集 ,并且另列“ 时务 ”一部 ,收藏有关实事的新书。其管理方法和目录分类体系也是全新的 ,一切均以有便于读者为出发点。所以 ,它实际上是一座私人捐办的公共图书馆 ,只不过用了“ 古越藏书楼 ”这一略嫌陈旧的名称而已。古越藏书楼曾于 1864 年一度停办 ,1865 年后又继续开放 ,现在归属绍兴鲁迅图书馆。

重刊治镜录序

昔司马文正公纂修旧史，名曰《资治通鉴》，鉴者何？将以鉴往古镜来今也。符子曰，至人之道也如镜，有明、有照、有引、有致。韩子曰，目失镜，无以正鬢眉；身失道，无以知迷惑。岂必液轩辕之铜鼓，尹寿之囊，摄圆灵握方诸，而后见尔前虑尔后哉。分辉曩暂，藉以自镜，裕如矣。第文正《通鉴》囊括古今，卷帙浩博，吾人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势不得不择简要，以从事舍民社一编，奚归乎。余筮住中州，辛酉冬莅任文正公受封之地，村力绵薄，深惧下无以副诸父老子弟之望，而上无以对我先正，恒惕惕思有以自厉，案牒之暇，检旧篋中，获吾乡张运青先生《治镜录》一编，於《当官格》后附以《县令箴》、《祥刑要语》，皆简易警切，又得隋芸阁先生集解，尤详解可循，而深足以资鉴，或备观省。惜原板多漫患，鲁鱼亥豕不便披览，爰与二三同志纠其伪谬，重付剞劂，非独余之枿昧，资其末光，即以为凡有斯民之责者，阳燧阴符也可。若谓宫人得戟，则以刈葵旨者，得镜，则以盖卮，文正可征，必不首肯矣。

道光十三年癸己冬至后三日，后学安甚周昞潢谨序。

治镜录集解序

古人治心之学，盘有铭，几有箴，缘此心出入无时，泐箴铭以儆惕，俾心有所检摄而常存也。为学如此，服官亦然。自督抚以至牧令，各有当尽之职，即各有当尽之心，苟非有所考镜，又安能常惺惺不昧，使心尽而职亦无不尽哉！余受命视学西蜀，得见遂州张公《士镜录》，日与诸生相讲究，后又见其《治镜录》一编，首载《当官功过格》，内凡有利於民者务兴，有害於民者务去，条分缕晰，璨然具备。继附吕叔简《祥刑要语》，叮咛告诫，谆复不置，诚足为临民之宝鉴也。但《士镜录》已有注解，而《治镜录》人多忽视焉。予读其书，言简事赅，因於校士之暇，纂集诸说谬为疏解，极知浅陋无当，然藉是以与有志之士端厥趋向，以为它日入官服政之本，亦未始无所补助也。虽正谊明道之学，常置功利於不言，而省身克己之人，须睹箴规而知警在。昔仲虺之诰曰：“改过不吝。”唐太宗曰：“人若不能自知其过。”盖功效不可预计，过则伏於毫茫，观是录之所谓功者，行其功而可忌其功，是录之所谓过者，泯其过而更凛其过，斯两得之矣。若督抚、牧令日夕警省，以是录考证是心，一如明镜高悬，妍媸莫匿，则为法、为戒，惟日孜孜，务使閭阎乂安，狱讼衰息，将见循良之吏接踵而起，则此书即不敢言功，而亦可告无过也已。

雍正十一年癸丑冬至日，莱阳隋人鹏书於成都试院之敬业堂。

治镜录序

《功过格》其传已久，自了凡袁氏力行有效，而后之士大夫往往踵行之。然袁氏以儒而惑於释氏因果报应之说，以劝诱后人，后人亦皆习焉不察。夫为善而有祈福之念，则其为善也必不公；去恶而有畏祸之念，则其去恶也必不诚。以不诚不公之心存於中，而徒以为善去恶之事勉强，致饰於其外，吾恐其功日微而过日滋矣，奚取夫？日悬一格，而丹黄识之曰，某事为功若干，某事为过若干哉！近有刊布《当官功过格》，以风於百尔有位者，予览之而深嘉其意，又惜其仍惑於释氏之说，而不本於儒者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旨，乃为之易其说以进焉。夫人居恒之功过，其所系犹轻，而当官者之为功过也不基难且钜哉？治一邑者以一邑为功过，治一郡者以一郡为功过，上之居方面之任，则其功过有愈大者焉，更上之而处辅弼之任，则功过又有愈大者焉。要其本不越於一心而已，苟能虚心讲求，以实心干济，以精心照察，以公心推行，毋沽名，毋惧谤，毋矜已，毋徇人，总以上不负国，下不负民，为清夜自矢之素，纵未敢言功，亦可以无大过矣。功过格虽不设可也，虽然功过之成，其相悬几若河汉，而功过之始，其相别仅同淄渑。是以古之上哲盘盂几杖铭诵箴规，犹且触於目、警於心，朝夕罔敢豫怠，而况其下焉者乎！苟任其气质之偏，凭胸臆以行之，而非有学问察识之功，则居官临民之际，一切兵刑、钱谷、禁令兴革之宜，自谓可以有功，而每以隐伏其过於不觉，后虽悔之而

无及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已。”是故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当功过未形之先，而所以密其存养者，不可以偶怠也。审择义利，坚持取舍，当功过将形之初，而所以严其省察者，不可以或怠也。昔者董安于性缓，佩弦以自急；西门豹性急，佩韦以自缓。皆将以矫其偏而约之中。而唐太宗之言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今兹计功书过之格，其亦古人韦弦之意，而以备当官者之一鉴，殆不为无助乎！倘必曰如此而有功，如此而无过，如此而可以邀福，可以远祸，则行道而有市心，非予之所愿闻也。

遂州张鹏翮题。

当官功过格

功格六十八

【原文】

催徵有法，劝谕输将，清楚完欠多少，恩威并用，不烦敲扑，而钱粮毕办。算功。

阳城自署其考曰：“抚字心劳，催科政拙，考下下。”人咸景仰其行。若不烦敲扑，而钱粮毕办，则催科之中寓抚字矣，所以算功。

审编里役，差遣均平，使合县受福。算功。

杜氏《通典》云：古之为理也，在於周知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工以兴，国家富足，教从化被，风齐俗一矣。然则户口之於力役，其所关者岂微哉！故均平则受福不浅，此审编之功也。

清核地亩，钱粮井井有条，使胥吏保歇，不得欺隐致累小民。算功。

按：郭谿淳化中监通利军，摄肥乡令。时田赋不平，岁久不治。谿到职，念曰，赋税不均，则富户独免，贫民受困，隐占益多，逃亡愈甚，公家之课将益亏矣，是令罪也。

怨

乃闭阁数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余家，藏逋赋八十万，流民皆复。观此则丈量之法，未始不可行，须得如谿者。除其无地之租，则不致赔累；正其无租之地，则不致隐占。庶贫富不至交困，而逃亡得以复业矣。谁谓其扰民乎。

遇大灾、大荒能早勘、早申，力请蠲赈，设法救活多命。功倍算。

救荒如救焚，以早申为贵；赈恤多阻滞，以力请为贤。

按：汉第五访守张掖，岁饥，粟石钱数千。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吏惧谴，争欲上言。访曰：“若须上报，是弃民也，太守愿以身救百姓。”遂出谷赈之。顺帝玺书嘉美，繇是一郡得全。岁余，官民并丰，界无盗贼。

按：宋范纯仁知庆州，饿殍载路，官无谷以赈，公欲发常平封贮粟麦赈之，州郡官皆不欲，曰：“常平擅支，获罪不赦。”公曰：“环庆一路生灵付某，岂可坐视其死而不救。”众皆曰：“须奏请得旨可也。”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岂能待乎！诸公但勿预，吾独坐罪耳。”或访其所活不实，诏遣使按。时秋大稔，民谨曰：“公实活我，忍累公耶！”昼夜输纳常平，迄按使至，已无所负矣。

遇残苦，地方能申请减赋停徵。算功。

饥荒余黎，得不即填沟壑幸矣。去籍或尚有还定之时，督逋则遂无子遗之望。若犹不少贷者，无乃甚於屠刽手，与申请减赋，匪以为惠也，是则有人心者之常焉耳。

按：宋郑骧知溧阳县。岁饥，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赋不少贷，骧患之，尽去其籍，使者欲绳之以法，骧曰：“著令约二税为定数，今不除则逋愈多，民愈不办。”使者不

能屈，卒听之。

按：宋刘摯为冀州南宫令。其俗凋敝，赋甚重，输绢匹折税钱五百，绵每两折钱三十余，民多破产。摯援例旁郡条请，裁以中价。转运使怒，将劾之。摯固请曰：“独一州六邑被此苦，决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从其议，自是绢匹钱仅三百、绵两十有六。民欢呼至泣曰：“刘长官活我也。”

赈济得实。算功。

何景明《论救荒书》曰：“顷者淮西告灾，命守臣存抚赈贷，窃为民计。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扰，工役之勤，寇盗之忧，此为三害。其所利於民者，独发仓廩一事耳。夫发仓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仓库一启，豪强骈集，里胥乡老，匿贫佑富，公家之积，只以饱市井游食之徒，而野处之民曾不得见糠粃。富者连车方舆，而贫者曾不获升斗。乡民有入城待给者，资粮已尽，日贷饼饵自啖，而卒不得与，比其少得不足偿贷，反因是等死，耳闻目观，可为痛扼。夫欲有所与，必先为去其所夺。养驯免者不畜猎犬，植茂树者不寻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抽其薪，徒酌水涸之，沸不见止。养人饲其口腹，而割其股肉，终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兴一利以救民之凶也，何以异此。”是书不减郑一拂流民图疏，其剴切更过之，司牧者熟体而善味之，赈济何患不得其实哉！

较准大小法马，严加防范稽查，使吏胥不得出轻入重。算功。

大凡事体一经衙门，即为胥吏作家耳。官虽清，而吏不肯廉；官虽省事，而吏不能无事。地之极清淡者，无如广

文；职之极卑微者，无如仓巡驿库。莫不如此，而况於赋税之烦秽乎！慎择官而少补吏，斯亦寒源澄流之要也。

按：宋时，马伸为成都郫县丞。到任未几，会纳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伸。伸辞以多弊不可为，守问其故，伸曰：“弊之大者，由诸司吏人封抄，拒之则速祸。”守曰：“君既知其弊，何辞？”伸至场中，诸色人果丰饮食玩好，文饰美女，凡可以蛊惑者，无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谨，一堕计中，则束手受制，莫敢谁何？伸乃逐一严察，吏卒不容纤芥，负米至者，略无亚滞。时仓使孙侯按部早行，见负担者道傍假寐，怪问之，皆曰：“今好受纳官，某等至无激沮，故争先。”诘其主名，曰：“马县丞也。”孙叹息不已，抵郡，即呼吏书牒荐之。即日改秩，伸尝语人曰：“人之利钝自有时，但当行直道，无用求人也。”

设法徵解缓急有叙，不苦粮长、里长，不累斋解员役。算功。

官非欲苦累人也，已欲得其甘，而百姓员役不觉其苦累矣。若徵解之时，设法而有叙焉，不苦不累，非公而忘私，其孰能之。

按：唐韦皋为陕西观察使，当输租而麦未熟，吏白督之，皋曰：“使民贷田中穗以供赋可乎。”为缓其期而赋罢。

按：宋范仲淹知青州，会河朔艰食，青之赋輿置博州纳场，青民苦之。仲淹戒民纳价，每斗三铤，纳钞与之。移书与博守，遣官輓金诣博，坐仓以倍价招之。斋巨榜数道，介其境则张之，且戒曰：“郡不假廩，寄僧舍可也。”至则质者山积，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余数千缗，按等差给还之。青民因立像祠焉。

体恤解户收头，革除上下羨余陋规需索积弊，及迟误非出有心者多方宽恕。算功。

须革除陋规积弊，而后可以谓之体恤。

按：宋张九成守永嘉，民有柑实，每霜后，郡例科采遗权贵，地方苦之。九成罢其税，且勒石以讽来者。

按：南唐关司税重，皆苦之。会畿甸亢旱，烈祖问曰：“外郡皆雨，京城独无何也？”申渐高曰：“而惧抽税，不敢入城。”烈祖笑而除之。又李茂贞权油以助军费，因禁松明，张廷范曰：“不如并禁明月。”茂贞因而弛禁。语云，谈言微中，可以解纷信矣。至桓玄篡位，忽然地陷，殷仲文曰：“良繇圣德深厚，地不能载。”又南燕冬月不冰，燕主恶之，李超曰：“良繇密迓帝京，掠近日月耳。”嗟嗟，心乎为国者，随事献忠；意在阿君者，百计贡谏如此。

给发役从工食养济口粮如期，并禁吏胥克减。算功。

如期则勤，不减克则慎，勤慎寡过，便是功。

按：两晋何随令安汉，去官时，送吏乏食，乃取道侧民芋，随以绵系其处偿之，民相语曰：“闻何安汉廉，行过从者或无粮，必尔耳。”持绵追还，终不受。

按：明汪一麟以知州升刑曹，给俸银十两，令州民赵鐸修船，比行修完。公携家登舟，见缮治坚好，问所费几何？鐸以十两对。密唤各匠细查，实用过二十两，乃取银六两，扇三十柄、墨三斤，二物值四两有余，唤鐸曰：“吾知尔赔十两，今以三物偿尔。”鐸勉受之退。其夫人语公曰：“既知十两，即当偿足其数，而以扇墨酬其劳可耳？”公亟补银四两，鐸愈不敢受，公面颈发赤曰：“是则使我不如一妇人矣。”必不许辞。此虽不及何安汉之赤贫，然其夫妇处心积

虑，与安汉击系偿芋，同一揆也。嗟乎，世之去官而犹取铺户，与夫克减工价，仍作威自如者，当以此醒之。

念一丝一粟皆出自民力，能检点爱惜，淡泊自甘者。算功。

省费则寡营，寡营则鲜欲，斯志行嚼然，足以维持风俗，而爱养生民。

按：宋邵必知高邮，振厉风采，凡宴集馈送，一切谢绝。尝曰：“数会聚则人情狎，多受馈则不能行事。”时谓名言。

按：宋杨简知温州，廉俭自将，所奉最菲。尝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闾巷雍睦，无忿争声，民爱之如父母，咸像事之。

上司能裁减供应者。算功。

古来举大事动大众，未有不与下同劳苦，绝甘分少，而能得其效用者，圣君贤相大将良吏，往往而然，非独冀悦服也。举心加彼，推恩可以保众，渊明所谓“彼亦人子”耳。若自奉甚厚而草芥其下，虽有疾苦，若罔闻知，岂贤达之所为用心乎。

按：南齐赵郡王叡，伟容仪，习吏事，年十七刺定州。诏领兵监筑长城，时正溽暑，叡途中屏盖扇，亲与军人同劳苦。长吏馈以冰，叡叹曰：“三军皆饮温水，吾何忍独进寒冰。”遂至消液，竟不一尝，兵人感悦。

禁止民俗妄费。算功。

民俗俭朴，则风俗醇厚，而国有蓄积。若躬行节俭，而其下化之，则效尤普矣。

按：宋孙觉知福州。闽俗厚於婚丧，尤酷信风水。男女
 源

有垂老而不能婚者，丧有相继而不能葬者。觉乃晓以礼仪，裁以中法，使富家不得过百缗，令甫出，而婚娶者数百家，葬埋费减十之五，民甚便之。

亲讲乡约，劝惩有方。算功。

子游宰武城，以礼乐为教，而弦歌之声不绝，后世称贤令者，必首及之。汉承秦弊，网密矣，惟文翁於此，殆庶几焉。若君子小人，求所以学道恐未也。宋则名儒辈出，教化大行。如周、程、张、朱诸先正，莫不倦倦以崇礼明伦，辨义利变气质为训。而子静讲皇极代黜一事，其从俗变化之道，即子游宰武城曷让哉。盖天生斯民，使先觉觉后觉，有斯民之责者，诚雅志觉民，其必先自觉哉。

按：宋张载令云^崇，其政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年高者会於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仪。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尝患文檄出，不能尽达於民，每召乡长於庭，谆谆口谕，使往告其闾里闲。民有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问某时命某告以某事闻否，闻则已，否则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虽愚夫孺子无不预闻。其教人在正己以格物，人未之信，则反躬自治，闻人之善，喜见颜色。答问学者，虽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尝不开其端，有可教者，丁密诲之，惟恐其成就之晚。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圣人而后已，闻者莫不感动。

祈祷竭诚，有应免水旱疾疫之灾。算功。

天不离人，人能悔过，呼吸可通。故汤以六事自责，遂回天心。若不量力度德，而从假手於二三无行僧道之祝文，以仰干大造，未见其有济也。

按：唐田仁会为平州刺史。岁旱，自暴以祈雨，而雨大

至，谷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诚兮上天闻。中田致雨兮山出云，仓廩实兮礼仪申，愿君常在兮不患贫。”

按：唐信陵令舒州，有仁政。尝为祷雨文略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惨黜之政，施於黎元。令长之罪也，神得而诛之，岂可移於人而害其岁。焚毕，雨澍。

祭祀诚敬。算功。

朱子云：祭祀之报，本於人心，圣人制礼，以成其德耳。故豺獭能祭，其性然也。观此则必诚必敬，乃可以尽己之本性也。

表彰先贤，旌举贞孝。算功。

上之求下不以其实，则下以虚名应之。虽日崇厉其文，而奸伪滋起。至於选举陵迟，俗以大壤。於是有思妇病母者矣，有举孝廉父别居者矣。播之风谣，见之纪载，貽讥后世，非细故也。今夫亲百姓、广教化，莫守令为甚，苟非其人，安在其能亲率而躬诱之哉。

按：汉文翁守蜀，兴起学宫於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宫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每出行县，益从学宫诸生明经饰行者与俱，使传教令，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宫弟子，繇是大化。蜀地学於京师者，比齐鲁焉。

荐拔培植实心爱民属官，既可鼓励人才，又得裨益地方。算功。

守若令之事，至夥也，不有贤者左右劈画，即矻矻终日，不犹业胜耶。子贱在圣门，称高弟子，其宰单父也，尚求五贤而稟度焉，况不逮此者乎！鲍叔而下，类能折节下

士，甚至择丞史而任之，咸有所底绩，虽未知於弦歌之化相埒否，然任人者逸，大都近之矣。

按：汉陈宠守广汉西川，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数百。宠举王涣为功曹，鐔显为主簿，委以腹心。涣等当职割断，不避豪强，风化大行，讼者日减，郡中清肃。后帝闻之，徵入大司农。问曰：“乡在郡以何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能，主簿鐔显拾遗补缺。臣不过奉宣诏书而已。”帝大悦。涣、显繇此知名，不负所举云。

按：三国庞统为蜀郡功曹，性好人伦，每所称述，多过其才。人怪问之，统曰：“当今雅道陵迟，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谈，即声名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今拔十得五，犹得其半，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

劾去府州县贪酷正官一人，及府佐、县佐，查核确实，以除民害。算功。

伊川曰：《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时，力未能动。然至诚在於蹢躅，得伸则伸矣。如李德裕处置阉官，徒知其贴息咸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则失其几也。

按：宋杨紘除江东转运按察使，御下急。尝曰：“不法之人不可贷，去之止不利一家耳，岂可使邑千万家俱受害耶！”闻者望风解去。

力行保甲，亲编、亲查，不扰民而盗自弭，邪教奸宄自息。算功。

弭盗止有两法，不令盗无以生，则令盗无所容，法莫善於保甲。然非家插一牌，户设一架，点集名数而已，要在发

奸剔伏，一坐连十，一家举动，十家觉察，有犯即首，使人安生理，户绝非为，与乡约举善刺恶同意，繇是内盗不生，外盗不容，地方自然安枕矣。诚能更如王阳明之议，补其偏而救其弊，赋役可均；警其薄而劝其厚，风俗可淳，导以义而训以礼，礼乐可兴。而提其要，在於省事端择长正而已。苟长正任跳呼号叫之徒，小甲率罔法行私之辈，欲以惩恶，而所用皆非类之夫，虽有良法，亦莫如之何已矣。

按：宋曾巩知齐州，务去民疾苦，急奸强而宽贫弱。曰：“为民害者不去，吾民不宁。”有章邱人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椎剽夺囚，无不如志。巩配三十一人，属为保伍，使稽察其民人行旅，出入经宿皆有籍记。有盗则鸣鼓相援，设方略，明购赏，急追捕，且令自首。忽有葛友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巩假以饮食冠裳，及骑从辇所购金帛，夸视四境。盗闻多出首，遂息。

遇兵盗窃发，能豫为防范，力为捍御，免百姓被难。功倍算。

按：周官士师掌追胥之比，司厉掌器货之辨，野庐掌畿内之守，修闾掌城内之禁。古昔盛时，所以防盗者无所不至，非但以示国威之严肃，实因以防非常之猝变。盖天下事，孰有不起於细微哉！盗贼之患，人类以为不足惜，而不知祸尝起於不足恤，而驯至於不可救。然而其致之也靡不有因，或起於征役之穷苦，如秦之胜、广，汉武之群盗，隋之王簿辈，宋之方腊，元之方国珍是也。或起於妖术之惑众，如汉之张角，晋之孙恩，宋之王则，元之韩山童是也。或起於才能之遗落，如唐之黄巢，宋之张元、吴昊、黄师密、徐柏祥是也。其治盗之能，莫如弃遂之教化，张敞、张纲之名